

高阳作品

拾叁

历史小说

楊門忠烈傳

高阳◎著



華夏出版社

杨门忠烈传

高阳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门忠烈传/高阳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080-3846-0

I. 杨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7631 号

大陆简体字版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5-1473

杨门忠烈传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房海莹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4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大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十三，开封府的百姓，家家在打点着，晚上到“天街”看灯。

“天街”又称“御街”，在皇宫正门的宣德楼前，笔直一条往南的大路，宽有两百多步。路中心是“御道”，用两行朱漆杈子隔开，不管什么行人车马，都不准行走。朱漆杈子两旁是砖石所砌的两道御沟，沟中种满了荷花；沟岸上夹杂种着桃李梨杏，自春到夏，红白芳菲，灿若云霞，真正好一片锦绣江山。

御沟之外，称为“御廊”，鳞次栉比的商铺，百货杂陈，是京城里与大相国寺媲美的一处销金窝，平日就繁华异常，到了灯节，更自不同。

灯节的灯，由开封府承办。向例从年前冬至开始，面对宣德楼扎起一座极为高大的彩牌坊，名叫“彩山”，又叫“灯山”。牌坊一共有三座门，金书匾额；中间一座大书“都门道”，东西两座叫做“左禁卫之门”、“右禁卫之门”，又有一方横额，是“与民同乐”四个大字。

这座彩结牌坊，花团锦簇，精工细绘无数神仙的故事；门上左右两面，用蒲草、竹子，扎出两条蜿蜒戏水的游龙，上覆青布，密密插着千万盏灯烛，老远望过去，直如天边出现两条火龙。

最妙的是左右门边的两尊菩萨，一尊是跨青狮的文殊菩萨，一尊是骑白象的普贤菩萨，金身何止丈六？光是手指就有一尺长，五只手指喷出五道清泉；而且手臂自然摇动，流泉飞舞，蔚为奇观。

御廊上这时又不同了，奇术异能，歌舞百戏，都要来此献技。要惊险的有踏索上竿、硬吞宝剑；要文静的有说书、猜谜。箫管嗷嘈，舞袖纷扬，外加猴呈百戏，鱼跳刀门，道不尽一片太平盛世的欢乐繁华。

从牌坊到宣德楼前，约有百步之遥，东西两面用荆棘做栏，圈出来的这块广场名叫“棘盆”。棘盆之中，又是一番光景；最触目的是左右两枝长竿，高有数十丈，用红绸包裹，上设辘轳转盘，放下数十条彩索，索上印着纸糊的百戏，走马灯似的转动不停，四方都可以观赏。棘盆北面，宣德楼下设两座乐棚，容纳两班军容，名为“钧容直”，每班一百一十

六人，领头叫“押班”，一声令下，金鼓齐鸣，惊天动地。只是这“钧容直”轻易不动乐，要动时，必是御驾到了。

御座就设在宣德楼上，檐前垂着黄色丝帘；每年正月十三到十五，皇帝与妃嫔，在帘内看灯、看杂陈的百戏，与民同乐。而这天晚上，皇帝还在文德殿召集御前会议。

奉召参与这个国家无上重要会议的大臣，一共只有五个人。第一个是薛居正，字子平，籍隶开封府；是先朝老臣，鹤立长身，白髯飘拂，仪表极其端重。赋性清廉俭约，待人宽厚简易，而且是个有名的孝子，当然也是君子，所以太祖与当今皇帝两兄弟，对他都很看重，入阁拜相已经十六年，现在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相。

第二个也是开封府人氏，原名沈义伦，因为“义”字犯御名“光义”的讳，所以改为单名沈伦。他也是清廉俭约出了名的。平生佞佛，笃信因果，从不杀生。盛夏傍晚，蚊子一阵阵围绕在他左右，叮得遍身都是，童儿拿扇子来替他赶，反惹他一声叱斥；问他为何拿自己的血供蚊子饱啖？他说是为了行善祈福。

第三个平章国事的宰相，名叫卢多逊。此人是个才子，但气质却不如薛居正、沈义伦来得纯正。

国首第一位是大宋开国名将第一的曹彬。太祖皇帝在日，发大军平蜀，共分水陆两路，陆路由汉中入剑阁；水路由荆州溯三峡西上，自开封发兵，六十六天打到成都，蜀主孟昶携着花蕊夫人乞降军门。平蜀将领自统帅王全斌以下，都贪恣不法，引起蜀中百姓不满，激出变乱，费了两年工夫，方始平服。班师还朝，太祖皇帝降旨治罪，独有曹彬，军纪整肃，秋毫无犯，因而大受赏识。七年以后，发兵征南唐，就命曹彬挂帅。

太祖皇帝为人仁厚，出师以前，特召曹彬面论：“王全斌领兵入蜀，杀伤甚多，大非我的本心，想起来就恨。如今江南之事，完全付托给你，千万不要害江南百姓！你总要记着，处处顾到朝廷的威信，让江南自愿归顺，不必急急进攻。”又说：“金陵城破之日，千万不可杀人，真的不得

已要攻城进攻,李煜一门,不可杀害。我把我的佩剑给你,这就是尚方宝剑,副将以下,不听命者斩!”

于是曹彬领兵十万,自荆州顺流而下。南唐守将,望风披靡,兵不血刃;一直到采石矶,方有战事,南唐后主李煜派水军步兵各一万人,进攻正渡长江浮桥的宋师,为都监潘美打得落花流水。于是曹彬大军,开到秦淮;李后主下令坚壁清野,曹彬亦不急于进攻,只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要求李后主投降。

这样从初春到暮秋,僵持了八个月之久,只剩下金陵一座孤城。曹彬便又派人告诉李后主,事势如此,南唐必破,所可惜的是一城生灵,只有归顺,方为上策。否则,五日以后,必定破城,奉劝早自为计。

李后主拒绝投降,那就只好部署破城了。到了第四天,诸事齐备,只待主帅下令。

哪晓得就在这紧要时刻,曹彬忽然病了。都监潘美、先锋曹翰大为焦急,约齐了将领,一起到中军大帐去视疾问安。一见了面,却又相顾愕然,因为曹彬神清气爽,毫无病容。

“我确是有病;不过我的病,不是药石所能疗治的。这味药,只有诸位能够替我觅得来。”

“是怎么一味药?”潘美问道,“但请吩咐,我们一定为将军找到。”

“只要诸位诚心自誓,克城之日,不妄杀一人,我的病,自然痊愈。”

“原来将军生的是‘疑心病’。”潘美笑道,“那容易!”

于是摆设香案,诸将对天盟誓,约束部下,决不妄杀一人。曹彬的“病”,也就好了。

第二天,果然攻破金陵;李后主率领臣僚,赴军门请降。曹彬待以贵宾之礼,极力安慰,请李后主回宫整理行装,尽速启程。同时,他亲领卫士,看守宫门,禁止任何人入宫骚扰。

“将军!”有人向他提出忠告,“只怕李煜回宫以后会自尽;倘或如此,回京如何交代?”

“他如果宁死不受辱，早就死了；既已投降，绝不肯死。”

果然，李后主在宫里还传集教坊，奏“别离歌”，拜辞宗庙；而且“挥泪别宫娥”以后，方始随曹彬回到汴京。

曹彬以此大功，拜为“枢密使”，掌管天下军拔兵马。不久，便有“烛影摇红”的疑案，太祖驾崩，当今皇帝即位，改元“太平兴国”；对曹彬的信任，比太祖皇帝在日，有过之无不及。因为曹彬对北汉的想法，完全符合皇帝的意旨。

这天召集御前会议，所要商讨的，就是决定讨伐北汉的大计——纷扰的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，已归于统一的大宋；割据的荆湖、西蜀、闽粤、江南、吴越，或则讨伐平服，或则纳土归降，惟一未列入国家版图的，就是在河东的北汉。金瓯有缺，破坏了大一统的局面。

北汉是刘家的“天下”。契丹灭晋，刘知远代立为帝，就是五代中的第四代：后汉。前后只有五年的天下，为后周所灭；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，却在太原自立为帝，这就是北汉。刘崇传刘钧，刘钧传刘继恩，刘继恩传刘继元，就是现在的北汉主。

北汉刘家的血统很乱。刘继恩与刘继元同母异父，实际上都是刘家的外甥，他们的母亲是刘崇的女儿，刘钧的姊妹，先嫁薛钊，生子继恩而寡；改嫁一个姓何的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继元。薛继恩、何继元都为他舅舅刘钧收为养子，因而亦都改了舅家的姓。

北汉跟后周是世仇，因而当刘崇即位之初，就仿照割让燕云十六州的“儿皇帝”石敬瑭的故事，“约为父子”——契丹主是父，北汉主为子。刘崇、刘钧父子就倚仗了外国的势力，抗拒后周；周世宗柴荣在显德六年，亲征北汉，中途得病，回到汴京，不久驾崩；在襁褓中的幼子继位，改元宗训。宗训元年正月初一，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，抵御北汉主刘钧勾结契丹入寇；行军到陈桥，发生兵变，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，被拥戴为天子，就是大宋开国之主的太祖皇帝。

太祖皇帝即位的第九年，也就是开宝元年的七月里，刘崇因为得罪

了契丹，积忧成病而死，由养子刘继恩继位；在位仅有六十天。

刘继恩死于非命，为部将侯霸荣所弑，他的目的是想拿刘继恩的首级，作为投降宋朝的献礼。北汉的宰相郭无为，得到警报，发兵包围宫城；派敢死之士越墙入内，诛杀了弑主的侯霸荣。

郭无为原是武当山的道士，为刘钧所赏识重用；在刘钧病重时，谈到后事，认为刘继恩的才具不足以继承他的事业，郭无为颇以为然。因此，刘继恩即位以后，就想杀掉郭无为，但秉性懦弱，迟疑不决；所以他的被杀，有人认为是郭无为先下手为强，教唆侯霸荣弑主，然后他又杀了侯霸荣，一则灭口，再则成就靖乱的大功，是极高明的手法。

刘继恩既死，应立新主；由于郭无为的坚持，原姓何的刘继元得以嗣位。这是太祖开宝元年九月间的事，至今十一年了。

刘继元在位多行不义，诛杀亲族，信用小人；郭无为见大势已去，曾主张归降大宋。刘继元因有契丹撑腰，始终不肯纳地称臣，因而成为大宋一统天下的惟一障碍。

* * *

谈到讨伐北汉，薛居正表示不可，他的理由是：太祖在日，数次亲征太原，无功而返。因此，会议中先须检讨以往征北汉的战绩。

“刘钧在世时，曾遣人奏告先帝：‘河东土地甲兵，不足以当大宋；我家亦不是敢抗逆宋朝，区区守此，为的是怕绝了刘氏祖先的祭享。’先帝哀于其情，所以终刘钧一生，不加兵于河东。开宝元年，刘继恩接位，第二年亲征。臣愿从此役议起。”曹彬接着便检讨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北汉的经过。

这年三月，太祖亲统六师，从开封出发。到了太原，立砦四面，展开包围，由李继勋、曹彬、党进、赵赞分南北东西，四面进攻。同时开凿水道，引汾水、晋水灌城，一时北虜大起恐惧，郭无为主张投降，刘继元不从，因为契丹的援军快到了。

契丹从河北分两途来救北汉，太祖亦分遣李继筠及韩重斌由北、西

两路迎敌。北路李继筠迎击自太原北面石岭关南下的敌军，大破于阳曲；西路韩重斌列阵于倒马关附近，契丹兵从定州而来，望见大宋旌旗仓皇撤回；韩重斌挥师追击。两路大胜，北汉危急万分。

其时郭无为已经跟曹彬有了联络，约定出城投降，迎接宋师入城。他向刘继元自告奋勇，愿率精兵一千击敌；刘继元信任不疑，亲自犒军送行。哪知出城不久，气候突变，风狂雨骤，天色晦冥如墨；郭无为害怕了，回军入城，而密谋已经由刘继元的一个太监揭发而败露，郭无为一进城便遭逮捕而处死。

接着契丹派了一个使者韩知璠来册封刘继元。韩知璠颇有将略，在危城中细心视察，堵塞了好些防御上的漏洞，形势逐渐好转；同时契丹又另外发兵相援。数番会战，互有胜负，但天时对宋军不利，闰五月中，连降大雨，引起疫疠，太祖不得不班师回京。

“此役非战之罪。”曹彬叙完了整个作战经过，接下来检讨师出无功的原因，“出兵太迟，先成失着。三月间北上，转眼就到夏天。又逢霖雨，以致士兵多疾。如果及早出师，速战速决，太原当可一鼓而下。”

“曹太尉的话是不错。”薛居正说道，“不过先帝昔年曾与赵普计议伐北汉，赵普以为太原当西北两面，正可为我捍御外患；如太原一下，失却缓冲，契丹入寇，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”

“契丹！”皇帝勃然作色，“迟早也要跟它决一雌雄。当日先帝与赵普雪夜定计，我亦在座；赵普还有话，认为削平诸国，则太原弹丸黑子之地，又何能独存？如今诸国皆平，正是讨伐北汉的时候。我觉得我们不必管契丹，要问的是：北汉有没有取亡之道？我们有没有必胜的把握？”

“国家兵甲精锐，翦除太原一座孤城，正同摧枯拉朽！”曹彬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说道，“及早发兵，两个月内就可以克竟全功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，然后一字一句地作了裁决：“我决定亲征北汉。”

名为亲征，其实还是要选派统帅，综理军务。皇帝征询大家的意见；自然是由掌理举国军政的枢密使曹彬推荐人选。

“宣徽南院使潘美，才大心细，统驭有方，以前随臣南征，深为得力。臣愿保荐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，为陛下亲征的前驱。”

“好。”皇帝欣然说道，“潘美能当大任。此外随征将领，由曹彬跟潘美商量选派。”

御前会议，至此结束。但皇帝却留下了曹彬，同时遣派一名专在御前供奔走之役的“快行家”宣召“闲厩副使”折御卿进宫。

召见折御卿的用意，曹彬了然于胸；不过皇帝未曾说明，他亦不便道破，只心里已在思索，等皇帝问到北汉的一员大将时，应该如何回答？

“国华！”皇帝像对待熟朋友似的，在私底下只称曹彬的别号，“别人不明白我的心事，你总该明白？”

“臣愚昧。”曹彬垂手说道，“陛下所指的是征北汉一事？”

“是啊！你总知道我征北汉的根本用意。”

曹彬当然知道。自太祖皇帝在日，就以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，引为国家的大恨，所以从平荆湖开始，收服各地，所得金珠玉帛，另外在宫内特设库房收贮，岁出有余，亦归入此库，库名“封桩”，就可以见得太祖的苦心，他预备积贮到四五百万两银子，向契丹买回燕云十六州，重新在原有的边界上树立“封”疆的木“桩”。如果契丹不肯做这笔“交易”，太祖就要做另一笔“交易”，购买敌军的首级：“胡奴首级，一颗不过值绢二十匹。”他说，“契丹精兵，至多十万；费我两百万匹绢，就把他们消灭了。”

然而雄才大略的当今皇帝，虽然遵守太祖的遗命，不敢动用“封桩”库的积贮；但是，对于收复失地，他却不愿使用太祖所定的过于平和，也嫌迟缓的办法。因此，平北汉只是攘外所必须的安内而已。

皇帝的本心，曹彬早有了解，他的赞成讨伐北汉，亦正就是将眼光越过太原，看到了雁门关外。

“太原弹丸之地不足平。然而，讨平北汉，是断去契丹的手足。”曹彬很谨慎地，但也很激动地答道，“陛下神武，宸猷独运，臣不敢妄行测度。”

虽说“不敢妄行测度”，其实已直抉“宸猷”；皇帝如逢知音，十分高兴，抚着曹彬的背说：“果然，我的心事，只有你明白。我特为把你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；以前郭无为打算归顺，功败垂成，实在可惜。这一次讨伐太原，恐不免血战；不过，我的意思，有一个人无论如何要保全，而且要收为我用。”

曹彬很沉着地答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这个人，我想你总也知道。”皇帝指一指殿外说。

殿外是一排垂柳；曹彬会意，正与所猜想的相同，随即答道：“此所以陛下召见折御卿！”

“对了。”皇帝问道，“国华，你看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折御卿说实话？”

曹彬想了一会答说：“恕臣直言。陛下不宜明白宣示，折御卿忠诚不二，倘或所谋不成，自觉无以上答主知，一定惶恐不安——”

“啊！啊！”皇帝会意了，“对！我不能让他为难。”

“容臣与折御卿秘密商议。若果可行，自当奏闻。”

如果不行呢？那句没有说出来的话，皇帝能够意会得到，异常通达地说：“我静候好音。倘或不成，事亦无碍；我不怪折御卿，当然更不会怪你。”

曹彬感激地答道：“圣明如此！臣敢不竭力以赴！料想折御卿亦必乐从圣论。”

* * *

为了体恤臣下，不愿落下任何痕迹，等折御卿入宫时，皇帝只是宣论，将对河东用兵，战骑必须加紧训练补充。这是折御卿的职司，自然敬谨遵旨。他并不知道皇帝已跟曹彬商量，要利用他的关系，争取北汉的一员大将来归。

北汉的这员大将，十国知名，契丹更加忌惮。他姓杨——皇帝手指殿外垂柳，就是暗示他的本姓，单名一个业字，世居并州太原，为北汉麟州刺史杨信的长子，从小神武，勤习武艺，熟读三韬七略，深为刘崇喜

爱，赐姓为刘，用“继”字排行，改名继业，是视之为子侄的表示。

刘继业娶妻折氏；折为云中巨族，其中最杰出的是折德宸，就是刘继业的岳父。折德宸的次子就是折御卿，与刘继业是郎舅至亲，但久已不通音问，因为各为其主，有国无家。

他们至亲之间的关系，曹彬颇为了解；为了顾虑折御卿的处境为难，所以在皇帝面前讨下了这个差使。到得起更时分，月华如水，灯火如龙，天街鼎沸，倾城仕女如醉如痴在观赏灯节之际，他轻车简从，悄悄到了折家。

折御卿正邀集了亲友，在家开宴赏灯，听得门子通报，急忙出迎；由于“使相”体制尊贵，宾客亦都回避。曹彬登堂一看，盛筵犹在而宾客星散，深感歉咎。“折副使，”他说，“请贵客照常入席。今宵天子尚且与民同乐，何须回避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使相可肯屈尊同席？”

“自然，自然。容我与贵客同饮一杯。”

于是折御卿仍旧将亲友邀了出来，一一见了礼；主人奉酒，曹彬举杯向大家致意，连干三杯，尽了“行客拜坐客”的道理，才离席告便。

这表示有话要跟主人谈，折御卿会意，亲自领着他到后园。园中一座假山，山上有座亭子，空旷清幽，是玩月的好去处，也是密谈的好所在。

“使相今日如何得闲？”折御卿故意这样问起，“不在宣德楼上陪侍御驾？”

“原是从那里来。”曹彬从容笑道，“今日御前会议，定下了北征的大计。职责所在，心不得闲，再好的花灯也引不起兴味，倒不如与你来谈谈。”

“是！”折御卿说，“今日奉召入宫，面奉圣论，整补战骑；我亦正想跟使相来请示，数目多少，何时需用？”

“自然是越多越妙，越快越好。”曹彬忽然问道，“近日与令亲可通音



问？”

折御卿知道他指的是刘继业，两国正要交锋，忽然有此一问，不知用意何在？他不敢怠忽，正色答道：“我有国无家，与我那姐夫，久绝音问，使相一向知道的。”

“我是说你与令姐。”

“这——”折御卿说，“同气连枝，而况家姐女流，与国事无干；河东偶尔有便人往来，家姐少不得有问安老母的书信，只是从不涉及国家。”

“是的。”曹彬说道，“我想太夫人亦一定想念爱女，但愿早日相见。”

“那自然，不过欲见无由——”

“不然！”曹彬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你何不劝使令亲弃暗投明？此番北征，与以往不同，圣意志在必得。令亲是罕见的良将，虽在北汉，而为契丹所畏忌，将来正好创一番青史名标的大事业，何苦为不仁不义不孝的刘继元所葬送，落个玉石俱焚，太可惜了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折御卿连连点头，“我亦久有此心。只是我那姊丈，总觉得世受刘氏之恩，背之不祥，常说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！”

“此言差矣！太史公的话，诚然为千古不磨名言。但请问令亲的知己何在？如果是刘钧，犹有可说；刘继元既于令亲无恩，亦谈不到重用赏识，为他而死，轻于鸿毛。”

“说得是。不过——”

“有何为难，尽请明言。”

“只怕我信中不能说得如此透彻。这封信，万一落入刘继元手中，岂不成了一条反问计？”

曹彬很能体谅他的心境，为至亲的安危着想，自不能不有此顾虑——他顾虑曹彬取得他这样一封信，会有意落入刘继元手中，引起他们君臣猜忌，杀掉了刘继业，岂不是为大宋北征，去了一个绝大的障碍？

曹彬想是想通了，却不便揭破他的心事；但又须去掉他的疑虑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他自己选派亲信去投这封信。

“那就要看你自己了。”曹彬说道，“如果你有妥当可靠的人，这封信怎会落入刘继元手中？”

这个暗示，折御卿自然明白；心里的疑惧，完全消失了。“是！”他很郑重地答道，“我遵使相之命办理。先请到前面小饮，我即时处理此事。”

于是曹彬重回前厅，与折家亲友欢饮闲话。酒至半酣，主人又将他请入书斋，关起房门，摒绝仆从，才将写给刘继业的信拿给他看。

这封家书，仍由高龄八十的折太夫人出面，写给爱女——刘继业的妻子。除了叙家常以外，便是思念之词，说她已如风中之烛，去日无多；而刘夫人亦是望六之年，白头母女，天各一方，欲见不能，只怕死不瞑目。

接下来一段话，就颇有关系了，说大宋天子，有道明君，“不如劝汝夫婿，弃暗投明”。

话说到这样，曹彬自然满意。交还书信，拱手说道：“若能劝得令亲翩然来归，公义私情，两全其美，应该是足下平生的快事。”

“但愿如使相所言。”折御卿说，“河东往返，约须二十天工夫，若有消息，随时奉陈使相。”

“静候好音。今宵搅扰已多，我告辞了。”

“请稍待。”

折御卿留住曹彬，是为了对这件事有个完整的交代，当时命人取来黄蜡，就着烛火，亲自烘制成一枚蜡丸；将那封薄纸细字书写的家信，密密固封在内，然后唤来一员家将，名叫岳祺。

“你到太原去一趟。”折御卿这样嘱咐，“这一趟去，关系重大，这枚蜡丸，不可落入他人手中。你可有把握？”

岳祺是折御卿的亲信，忠诚可靠，自不待言；人亦精细干练，一见“使相”在座，便知这枚蜡丸，关乎军国大计，便不敢轻率答应。

“此去我当然格外小心，只是北汉边境，盘查甚严，这枚蜡丸送不送得到，不敢说有十分把握。”

折御卿还未答言，曹彬却忍不住开口了。“这话倒说得实在，可知是稳当的人。”他说，“我且问你，若是危急之时，你如何处置这枚蜡丸？”

“上启使相，”岳祺肃然答道，“事急时，我拿蜡丸吞入肚里，除非杀了我，开膛破腹，不用想取得蜡丸。”

“那么你的蜡丸又藏在何处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岳祺指着头顶说，“藏在发髻当中。”

“果然如此，只怕你当时措手不及，我倒有个计较在此。”曹彬向折御卿说，“请取根簪子给我。”

取簪子何用？折御卿怎么也想不明白；不过此时亦不必深问，只将簪子取了来，自知究竟。

当时便着人到里面，向折夫人要了根玉簪来，曹彬卸下幞头，拿玉簪换下他自己所用的骨簪，就手递了给主人。

“使相，”折御卿不能不叩问了，“此是何意？”

“你请细看！这根簪子上，有个机关。”

折御卿细细审察，果然发现了机关，那根一指宽、分把厚的牛角簪，周遭有条纹路，用手往外一抹，一根化成两根；原来中间是空的，可当盒子使用。

这一下折御卿明白了。“好精巧的物事！”他说，“若不说破，再也不想不到此。”

于是重新剖开蜡丸，取出书信，摺成狭狭长条，塞入半根簪子之中；将那另一半沿槽口推入，严丝合缝，依然是根完整的簪子。

“这样东西好！”折御卿大为赞赏，“早知有此物，我早就可以畅所欲言了。”他将簪子递了给岳祺：“取得回信，亦是这般料理。千万当心，这根簪子的机关，泄漏不得半点。”

“我理会的。”岳祺答道，“簪在人在，簪亡人亡。”

* * *

宋朝还在调兵遣将，北汉却已得到消息。刘继元大起恐慌，急急下

令召文武大臣会议，独独宰相未到。

北汉的宰相叫李恠，字孟深，原籍开封府，进士出身。那年做客河东，正好刘崇自立为王，便做了北汉的官；因为学问不错，一路扶摇直上，从掌管诏谕的“翰林学士”，当到宰相。但是李恠居家，每每抑郁不乐，因为家在开封，消息隔绝，想念老母，孝思难释。

因此，李恠成了个不管事的宰相，每日只做两件事：饮酒、下棋。刘继元不知说过他多少次，李恠依然如故。

“宰相呢？”刘继元问道，“怎么不来，一定又是在下棋。”

“是！”左右的太监答道，“跟五台山来的和尚在下棋。”

“可恶！”刘继元指着一名太监吩咐，“你去！拿他的棋子、棋盘烧掉！”

于是，受命的太监骑一匹快马，直奔相府。问明了李恠在后园水阁中下棋，一言不发，直闯水阁，口中喊道：“奉旨毁弃棋局！”说完就伸手取过棋盘，连棋子往窗外一抛，落入池塘。

这也算“变起不测”。五台山的和尚，吓得面无人色；而李恠却真有涵养，从容问道：“官家何故盛怒？”

“官家”是对君王的通称。刘继元何故盛怒，宰相竟还不明白？那太监冷笑答道：

“宋兵将大举犯境，官家颇为焦急，不想宰相倒悠闲自在！”

“喔，喔！”李恠这才想起，“仿佛记得有人来说过，官家见召；当时因为正在打一个关系全局的死劫，竟不曾在意。倒是我大意了。”

“快请吧！宋兵压境，也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死劫！”

* * *

到达宫中，刘继元拍案痛责；李恠神色不变，从容谢罪——宰相如此，奉召与会的刘继业，心先冷了一半。

“如今谈正事吧！”刘继元皱眉说道，“宋朝的太祖，倒还忠厚；如今是他弟弟做皇帝，两人的性情大不相同。此番称兵，来意不善。该当如

何抵御？大家直言无隐。”

照体制，自然该宰相发言；李恇毫无主意，他自觉亦不须有何主意，谈到用兵，枢密使责无旁贷。因而只看着马峰。

马峰善于养生，体魄强壮，但内才与外表不称，更与他的职司不符。枢密使掌管军略兵马，应该威武强毅，行多于言，他却是优柔寡断、好发议论的角色，所以早就觉得喉咙痒痒地想开口了。

“十国只剩下我们北汉了。”他说，“北汉虽小，契丹甚强；如今惟一之计，是遣派急足求援——”

“使相！”刘继业振臂而起，“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北汉虽小，犹有可为，怎说惟一之计是求援？”

马峰最善于见风使舵，一看是北汉第一大将刘继业，此人得罪不起，所以立即改容：“我失言了。”他说，“当然是先借重刘将军部署防务，一面向契丹借兵。双管齐下，或者可保无虞。”

这话说跟不说差不多，刘继元便不理他。“继业，”他问，“你说，该如何应付？”

“宋师犯境，已有多次，每次兵至城下而退，用意在以我北汉，抵御外患。如今情况不同，吴越归地，中原尽为宋有，已无后顾之忧。”刘继业停了一下说，“臣料宋主对河东，不但志在必得，而且另有企图。”

“是何企图？”

“臣料宋主将北向索燕云十六州之地。”

“如你所言，则北汉为契丹当前敌。”刘继元说，“契丹必不坐视，不求援而援必自至。继业，你可是这样的看法？”

刘继业默然。他心里是这样的看法，却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。北汉屈身事异族，他不但引以为耻，而且由于契丹压迫北汉，骚扰百姓，引以为恨。因而他想了一会，不提此事，只谈以本身的力量，如何抵敌宋军。

“太原城池，西北坚固，东南较弱，请官家固守西北；臣当东南，以死